元季伏莽志

元季伏莽志卷之七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盜臣傳

方國珍

國珍姓方氏避故明廟諱後更名谷真生浙之台州黃巖（一云寧海）地名楊氏即洋嶼山也先是嘗有童謠云楊氏青出賊精珍生之歲青草徧生蓋其應也珍長七尺狀貌魁梧身白如瓠（寃錄云長身黑面）性沉勇力能走及奔馬以販鹽浮海為業家故貧佃大姓陳氏田黃巖風俗貴賤分甚嚴農家種富室田名佃戶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後行珍父伯琦遇田主尤恭珍嘗謂父曰

田主亦人耳何恭如此父曰我一家養贍惟田主之田是賴焉得不恭珍不悅蓋方氏世以善行里中珍父益柔良人或弱之父笑曰吾諸子當有貴者無久苦我既而父卒兄弟竭力作苦家漸裕釀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僕至盛饌宴主先以美醞醉死其僕而主隨之皆瘞其屍于瓮中越數日主家來詢答以是日索租即去問諸鄰則曰但見主僕來未見出也久之跡露主家訴于官遣人捕之拒而殺之官自往捕亦被殺時李大翁嘯衆唱亂劫漕舟殺使者有司捕不獲從而搜輯之劉盜蔡亂頻相率效尤勢張甚朝廷懸格捕之 珍慕賞功官爵起義兵台州摠管焦鼎等納蔡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積歲月珍謀

於衆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醜不能平亂自此始今艄吏藉之為奸媒孽及良民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為得計耳衆欣然從之旬日得數千人遂作亂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珍逼其上招降狀朝議授珍為慶元定海尉兄弟皆授官珍兄名國璋弟曰國瑛國珉珍不赴官名雖就撫劫掠如故此至正八年事也十年十二月己酉攻溫州十一年正月庚申上命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討國珍至慶元以泰不華諭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溫州使夾攻之泰不華

即縱火焚之珍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與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時有都萬戶先陷賊中珍拘制舟中求招安都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業許之矣而孛羅被執反為珍飾詞上聞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非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睦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等至黃巖招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舍小樓是夕中秋月甚皎不華欲令壯士襲殺之會達識夜過不華寮以事白之達識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乃止撤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眾復授珍兄弟官有差至正十二年三月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發舟師守大

江珍懷疑復入　海叛率海島貧民千餘艘從海道突入劉家河燒海運船無算遂抵太倉大肆焚掠浙省叅政寶哥樊執敬以兵數千來援潰于張涇反被賊大獲金帛而去于是不華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珍處示約使來歸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珍之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舡觸沙不能行猝與珍遇呼達仲前議達目動氣索不華覺有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舡射死五人賊躍入舡復吹死二人賊舉槊來刺輙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珍船不華嗔目叱之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項死植立不仆投其屍于海臨

海尉李輔德千户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五月珍寇台州自
中津橋直上登樓騎屋山内薄臨城々中人方振臂樓忽自壞
登者盡壓死賊遂縱火焚郭外民居幷燬樓珍初亂時上有宣諭
數道赦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與又獲功之官
于功今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輙命官憑使招權非得數千緡
不與行省有功無錢者事從中輟皆抱怨望而大盜則一招再
招官已至極品矣于是人心益解體後盜日充斥空名宣勅遇徼
功即填給人已不爲榮矣上命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麟給宣
勅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趙即蒲折趙家。戴即戴綱司家等
令集民丁協勦國珍此下接珍初亂時一段八月珍再寇台州

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擊退之是月中書叅知
政事帖里帖木兒出為江浙行省右丞領征討事開之同守帥
吳世顯納欵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與南臺侍御史左荅納失
理同往叅便宜至台州遣使宣諭珍等悉歸所俘願歲率其徒
護漕糧至直沽海上悉平至正十三年十月庚戌朝廷從帖里
帖木兒左荅納失里之請受國珍降于是授國珍徽州路治中
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皆遣之任帖里等乞立巡
防千戶所朝廷命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珍疑懼不
受命乃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粮運御史臺臣糾
言二人罪至正十四年四月上遂命阿兒海沙為江浙行省右

丞恩寧普為叅政總兵討之珍帖里之招諭方氏也辟劉基為
行省都事基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其兄弟宜拒而殲
斬之餘黨宜從招安珍等懼重賂基〻不受左丞以基所議請
于朝方氏乃悉具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
授珍等官罷帖里帖木兒羈管基于紹興九月自是方氏益橫
九月再攻台州久不下有漁者九人常夜從水関入城漁畢則
出既久乃就國珍獻計珍與謀而遣之一夕國珍兵至西門漁
者使數人于西門大譟舉火城中官兵趋救之又數人密從東
門斬関而出納外兵台州遂陷執元帥也忒迷失黃岩州達魯
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其冬珍復率蘭秀山

賊掠海上水軍副萬户董搏霄禦之于劉家河及半涇斬首數百級賊遁去十五年珍復掠温州慶元等處十六年三月珍又降以為海道運粮漕運萬户兼防禦海道運粮萬户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兼防禦海道事十七年珍據温台慶元等處有章子善者說以伯業不聽擲去八月乙丑珍陞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海道運粮萬户如故時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忠之欲藉珍以收士誠有詔徵珍討之珍率兄弟諸姪以舟師進攻崑山州士誠偵珍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兵七萬禦之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偽都在焉文炳直陳兵城中乃以步騎夾岸為陣士誠命游兵往来旌旗數十里不絶氣勢

甚盛國珍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衢乃復參用步騎兵雖衆不足畏也時珍之舟師傑兵萬艘壯士數百趨碕于橋有渭户倪遂頭爲珍內應先以兵襲呂珍珍小却既而文炳與呂珍等使十將軍薄水戰矢石如雨國珍戒其衆持草席藉溼泥冒矢石急奮呼夾岍軍以火箭亂射燒及鬚髮國珍橫刃大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張氏軍大潰國珍與壯士追之擊其中堅文炳等接戰國珍出入陣中所向披靡橋左右水騎迮不得成列兩岸上軍又敗北文炳與呂珍棄馬走亡七將軍溺死者萬計國珍次兵于岍明日又戰七戰七捷直至城下士誠遣使者送款請奉元正朔又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姻于是兩境之

民稍息珍還閩治于鄞元加優寵陞授太尉江浙省左丞相賜衢國公印章兄弟子姪賓客皆至大官于是國珍擁節鉞而以国璋国瑛居台姪明善居溫留弟国珉自副十八年珍遣兵侵掠紹興屬縣樞密院判官邁里古思曰国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訴益兵十月二十二日邁里自出兵與珍部下謝万户鬪不利駐軍東関單騎馳歸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珍素通賄賂憤邁里擅聚兵且恐生事二十三日召邁里至私第與計事及中門命左右以鉄鎚撾殺之斷其頭擲廁溷中黃中乃率衆復仇入拜家舉其屍無

元大宗三日得于溺池中盡殺拜家人及臺府官屬掾史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張士誠士誠即遣兵守紹興是年婺州已被明祖取之國珍以侍姬獻明祖明祖遣典籤劉辰却之十二月明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右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衆以為然至正十九年正月乙卯國珍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遣從奉書願合兵滅士誠其略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於時向者因怨構亟逃亡無所遂竄海島為衆所推連有三郡

非敢稱亂廹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勝以制四方奮揚威武以安百姓国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久矣奈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畏從不棄狂愚猥加誨諭開其昏矇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願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効奔走肯言為定明神實臨明祖遣省都鎮撫孫養浩報之国珍雖納欵然尚陰持兩端三月丁巳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且以次子關後改名明完一作亞關為質明祖喜曰英雄以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為遂使關歸珍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貲明祖許之然珍猶自海道

輸粟元都明祖　方勵志中原珍獨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境惟求庇民而犯九月甲寅明遣博士夏煜授国珍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国璋行中書省右丞国瑛行中書省參政国珉江南行樞密院僉院各給符印以本部兵馬城守俟命征討煜至慶元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又恐受制乃詐稱疾但受平章印告老不任職遇使者亦膩倨時元既以珍為太尉浙江行省左丞相每歲遣官督珍備海舟至士誠所漕米十万石渡海北輸元都至是年十月明以珍以明授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同兄弟子姪僉虗為事雖時遣人入貢其寔假此以為覘伺至正二十年正月夏煜還言国珍奸詐狀明祖曰吾方致力姑蘇未暇與較

乃遣都事楊憲傅仲彰往諭之曰吾始以汝為豪傑識時務不待征討幡然歸命嘉汝之意命以高官兄弟顯榮自制一面豈效他人陽交陰備徒為羈縻之國而已豈意汝自迷惑昧遠大之圖為覆滅之計外雖納降内實反覆欲覘我虛實則遣子質欲却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為者吾寧不能遣一偏裨將十萬衆直窮海島以取汝耶顧以汝率先來歸姑忍須臾待汝自改耳汝及今滌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全福祿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敗亡妻子為俘徒為人所指笑夫智者轉敗為功因禍成福汝其圖之珍不省十一月甲寅朔復遣夏煜陳顯道諭之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譎詐者亡負固

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效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汝宜深思之珍惶恐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遂遣謝過既而仍不奉命（正朔）明祖復遣使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爲保百姓請多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若遽奉正朔張士誠陳友定之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則無名罪我果欲從命必須多發軍馬即當以三郡交還國珍願領弟姪赴京聽命止乞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明祖曰姑置之俟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遲矣至正二十一年三月戊寅珍遣檢校蕭敬至謝夏煜之命且以金玉飾馬鞍轡獻于明明祖正克江西李善長遣其使就往江西進獻明祖

謂其使曰我取天下用馬奚取此物珍不得已又進大西馬四
疋明祖曰此馬可為衛隨騎將士二十二年二月明降將蔣英
李福叛由台州走福建珍遣兄國璋邀擊于仙居為所敗被殺
二十四年九月方明善攻溫之平陽為明將胡深所敗明善懼
與國珍謀歲輸銀二萬兩充軍實請守鄉郡如錢鏐故事明祖
許之詔深班師二十五年十月元以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
開省慶元二十六年四月珍遣經歷劉庸貢白金二萬兩于明
十月元以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贈其曾祖〻皆行省平章勳柱國越國公
父伯琦淮南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越國公曾祖妣以下及

兩妻並封越國夫人二十七年吳之元年也二月己未珍既入貢後陰送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明師至姑蘇珍擁兵坐視屢假貢獻覘勝敗為叛伏計明祖察之以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卒久不知戰攻臨陣而怯爾得鴟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括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為爾過一也吾下婺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汝較短長爾自懷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遂汝詐即遣還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送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

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我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衆東奔西援頓師之粮又爲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爲吾藩籬大河爲吾門户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假若倉猝有事爾隅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疎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兄弟無功于人無恩于民盜據海隅以勢要君以私賄下坐邀名爵踐危萬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驅民于鋒鏑爾過八也

爾兵數出掠我並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尒若有大志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舟狗偷鼠竊小舉而興大怨尒過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軍旧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招姑蘇對疊深溝民安如故尒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向相吞噬彼可合乎尒乃陰爾潛結遣為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待爾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為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為尒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澁事而

屢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生釁此爾之福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諒此非爾本情或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豪傑之士能為尒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珍得書不報七月明遣使貴國珍貢粮二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曰汝初納款謂杭城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畔數相愚弄張士誠與爾壤地相接取亦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爾者誠以吾力能制之耳故得以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吾大庇于爾也尒乃自為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

自救不暇何暇救人尔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尔吾師下姑蘇
南取温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尔早于此時改過効順能
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
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不然舍三郡
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為尔
累舟中自生敵国徒為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尔宜
慎思之書至珍大恩集弟侄暨諸將佐决去就郎中張本仁曰
江左之兵方圍圍姑蘇姑蘇勍敵也国富兵强高城深池懐必死
之志勝負難必彼安能輕越千里而取我劉庸進曰江左兵多
步騎平地用也施諸海濱其如我海舟何珍之弟姪多以為然

惟邱楠爭曰此二者皆非所以為公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江右一下姑蘇出兵南向東勝而驅責我背叛之罪辭直而師壯吾誰與為援者將一敗塗地矣莫若遣使奉書明示不敢背德庶幾可以解紛息兵而公得以常保富貴福及子孫不然禍至無日矣珍素懇猶不能決惟日夜運珍寶聚巨艦為泛海計九月甲戌朔明遣參政朱亮祖率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舟師討國珍帝諭之曰国珍魚鹽負販嘯聚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今王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逋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丁酉進攻台州辛丑克之國瑛奔黃巖癸丑明祖復命御史大夫

湯和為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為副將軍率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國珍于慶元珍聞之驚懼遂率大舶遁入海島和與禎等引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堰通道出其不意直抵軍麾進次餘姚降知州李樞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府判徐善出降國珍驅部下乘海舟遁和率兵追之珍以衆力戰不勝其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被擒珍領餘衆入海和還師慶元徇下定海慈谿等縣丁酉和兵又至軍麾會降者言方氏已挈家入海禎即引師追至盤嶼及之珍還師來拒合戰至夜三鼓敗之珍復挈妻子棄其師而遁盡獲其戰舡輜重而還遂取慶元分兵戍之己未和等進兵温州己丑明命中書平章廖永忠

為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和討國珍時國珍被逼已詣朱
亮祖納欵珍之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亦詣湯和降珍
見諸將皆叛不得已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和乞降
又遣子明完明則從子明巽等納其省院及諸司銀印銅印二
十六銀一万兩錢二千緡于和仍遣子明完奉表謝曰臣聞天
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容臣荷陛
下覆載之德久矣安敢自絕于天地敢一陳愚衷惟陛下裁幸
臣本庸才遭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
遣擊雷掣之師至于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固已
知陛下之有今 日矣所謂依日 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

而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迨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宗杭越即慕歸田里不意年來老病交攻頭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意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閉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浮海之計者昔有孝子于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于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罪闕下復恐陛下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謀者不諒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昧死奉

表以聞俛伏俟命明祖初怒其反覆覧表後反憐之趣入覲仍
賜手書曰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十二
月辛未國珍率國珉等見湯和于軍門并献部卒九千二百人
水軍一万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疋海舟
四百二十艘粮一十五万一千九百石未降前珍實欲泛海以
風不順不得已歸命既納欵和乃送珍等赴京師入朝帝且喜
且讓曰君來何晩也珍即叩首謝罪朝畢宣國珍升奉天殿賜
以龍衣冠帯命于大臣班坐而宴初入朝授廣西行省參政于
鍾山里起造千歩廊一百間爲国珍居第洪武二年十月陞廣
西行省左丞不之官奉朝請食禄于京三年十二月子孫世襲

指揮僉事明祖遇珍厚每與燕饗常偕功臣列坐一日侍上燕坐不能興輿至第則成末疾矣如癱瘓之類帝數遣中使賜問官其子禮爲廣洋衛指揮僉事完爲虎賁衛千戶所鎮撫令得親見之七年三月壬辰疾革帝遣中使問所欲言珍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恩無尺寸之功子孫椎魯絕不知人間事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爲犬馬報陛下矣言訖而逝年五十六帝御翰墨爲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皆奉旨臨祭初國珍病屬諸子曰我即死無歸葬海濱主上遇我厚可求京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于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玉山之原禮部爲奏請帝

欣然可之珍雅好儒術𦶜属文喜吟咏嶺南名士孫 王佐等皆出幕下其過梅關謁張曲江祠詩曰提兵昔過梅關北奉命今還五嶺東古廟尚留朱履跡舊題羞見碧紗籠一天雲氣千山雨萬壑松聲十里風揖罷祠重回首蓬萊宮闕五雲中一時在朝如宋濂方孝孺諸公樂與之遊極推重之謂其保障南服識時知命善保功名南越以來所未有也過嶺梅關詩見嶺南海見聞按珍以佃農為盜暨實錄謂其兄弟俱不知書且生平未越浙東一步何以有過梅關詩事其附會與否哉此俟攷

附 方國璋

國璋國珍兄與弟國瑛國珉同國珍作亂至正十三年元招降授璋廣德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以珍復降陞璋為衢州路總

管燕防禦海道事旣而珍據有三州之地遂令國璋出鎭台州十九年九月明祖遣博士夏煜授璋行中書省右丞二十二年珍已納欵于明〻苗軍降將蔣英李福等叛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隸麾下衆皆賀珍獨不許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乃命璋率師邀擊于仙居璋中流矢而歿明祖遣使臨祭慰撫其遺孤

方國瑛

國瑛珍弟也初從兄爲亂至正十三年元授信州路治中不受俟珍旣據溫台慶元三郡令國瑛隨國璋居台後附明授瑛行中書省參政至正二十六年十月元又以國瑛爲江浙行省平

政事吴元年明將朱亮祖兵至台州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
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始乘城拒守
士卒往往潰散明兵攻之急瑛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奔
黄巖亮祖入其城徇下仙居諸縣十月兵至黄岩州國珍燒廨
宇民居遁海上守將哈兒魯降于明十一月己丑國瑛遣經歷
郭春及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丙申亮祖兵至黄岩南檻國
瑛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

方國珉

國珉珍幼弟也初從亂附于元惟珉未授官及國珍開治慶元
留珉以自副至正十九年納款于明九月甲寅明遣博士夏煜

至慶元授方氏兄弟官國珉拜江南行樞密院僉院兄弟各給符印皆不用獨珉開樞密分院署事吳元年十二月癸未明兵既取慶元路珉隨珍見明將湯和于軍門和送之建康

方明善

明善國珍從子小字亞初始作亂即與焉及珍既據三州分明善居溫州時瑋與瑛居台政刑租賦率意為輕重怙以買田造舟殖貨為富家兒計而明善居溫頗遵法度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九月溫州土豪周宗道據溫之平陽大羊相錯明善以兵威之宗道即降明〻善怒益兵攻之宗道復求救于明金華守將胡深出師擊敗明善遂攻下瑞安明善懼進兵溫州明善懼與

珍謀請歲輸銀二萬兩充軍貲守鄉郡如錢鏐故事明帝詔深
班師二十六年十月元授方氏兄弟官明善與從父瑛珉等並
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吳元年九月甲戌明命參政朱亮祖討
國珍己巳亮祖自黃岩進兵陣于溫州城南七里其將黃宗雲
朱景達來降亮祖納之授以元帥時明將李文忠遣耿天壁復
將蘇州兵抵溫州太平嶺明善遣衛兵拒戰明師失利宗雲等
旋叛去明日天壁復引兵攻之明善來禦奮擊大敗之遂北至
生妻門外下破其太平寨亮祖分兵急攻遣指揮張俊湯克明
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應援晡時克其城獲其員
外郎劉仁本明善先已挈妻子遁去亮祖分兵徇瑞安樞密同

僉喻伯通以城降十一月癸酉朔亮祖率舟師襲取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島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户李德招諭之既而亮祖屯兵黃岩之南檻明善偕其從父國瑛來見亮祖送至建康

方明完

明完國珍次子初名関小字亞関至正十九年為質子明明帝遣之回降以銀印温旨慰國珍甚優厚後又献船水手数萬立言建治海築城立衛所防倭明帝從之授官虎賁衛千户所鎮撫

方明則

明則亦國珍子國珍疾革明帝官其子禮為廣洋衛指揮僉事

橙即明則也

方明敏

明敏亦國珍子相士袁柳庄嘗相之曰君邊庭赤氣如刀劍紋二九日有限進隨從父克太倉授分省參政調江西。明敏不知珍第幾子以克太倉陞官則亦年長矣誌此備攷

方明犖

明犖亦國珍從子

董氏

董氏珍妻珍兩娶于董元封越國夫人

方國珍女

國珍女適黔國公子為室

方文信

文信亦國珍從子國瑛子也隨父居台亮祖兵至瑛即遣文信通款後隨國珍入京師

方惟益

惟益方氏族子僞官副樞密珍率惟益等與湯和戰為和所擒去

論曰方谷真猾賊也首鼠兩端始而事元旋又附明既已歸命猶懷二心而卒逃顯僇卒以功名終諸盜臣中此其妾婦也歟

逆黨傳

戴廷

廷官于方稱元帥湯和取慶元廷戰不利被擒

鄭永思

永思黃巖人與劉仁本張本仁等事國珍並叅帷幄後被明帝杖殺之

劉庸

庸端安人國珍謀臣初官于方為行省左丞相經歷至正二十六年國珍使庸貢白金二萬兩求附于明〻帝以書嚴諭國珍〻集諸謀士問計庸以舟師為可恃請拒之後從珍入明〻帝徙之濠

張本仁

本仁黃岩人方氏僚佐為國珍謀臣官郎中至正十九年三月珍以子入侍于明遣本仁獻温台慶元三郡地吳元年七月明帝聲言致討為書諭珍本仁猶持拒守議既而隨珍降明被帝殺之

蔡敬

敬方氏檢校官國珍通好于明敬嘗奉使以金玉飾馬鞍繼獻

黃宗雲　朱景達

二人並温州守將朱亮祖屯兵温州城南七里宗雲景達皆來降既而明善拒戰明師失利宗雲等又叛去及復戰明善敗遁

宗雲仍指明將章溢降溢曰此反覆子也戮之

馬克讓

克讓隨國瑛居守台者亮祖兵至台瑛即欲遁去以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為城守瑛仍拒命

表忠傳

方行

方行以元義兵萬戶守昱關與明師再戰不利退守札溪題怪石落花一聯于石壁遂自刎永嘉孔從善為足成之云。萬里西風起馬蹄金戈回日塞雲低未為豫讓先亡趙欲效田單狗報齊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主馬空嘶至今天與英雄恨嗚咽泉聲下札溪

謝烈婦

烈婦崑山沈度一妻也年二十八孀居撫終焉至正壬辰國珍
冠崐山掠婦女甚衆謝度不可免自謀曰河去宅遠吾不能赴
水以全屍全吾志可矣遂自焚死

抱琴

抱琴泰不花家僮也隨主征國珍不克俱死

僧謬誠

方氏叔掠劉河時周涇南潛戶杭和鄉募義勇格戰有僧謬誠(一〇
首奮勇鬥死千餘後遭賊害十萬餘戶羅烽火元于是立定海
靖海寧海三千戶所以蒙氏為千百戶而以董搏霄為副万戶

周誠德

誠德溫平陽同知方明善據溫州屢侵平陽誠德舉兵敗之于香山又敗之于徐洋累官浙東道副都元帥明善深畏之乃賂遺麾下使狙伺于內以計誘執之誠德大罵不屈明善叱左右剝其皮誠德曰雖齏粉猶勝從爾活況剝皮乎既元猶屹立不仆有義士劉公寬團結鄉勇代復讐明善從間道脫去

趙觀光

觀光勇而有謀國珍寇起昌國孤懸海中勢甚棘州守問計于觀光觀光曰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勇悍素門若募以厚貲示以重賞使之殄賊無難也守然其言即以事委之引兵出海俄而賊船猝至衆皆懦縮莫敢前獨觀光率步

兵與之戰至晚持短兵相接矢石交下官軍與賊不可辨遂遇害

潘伯修

伯脩黃巖人國珍寇海上江浙參政朵兒只班提兵至將盡屠濱海之民伯脩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曰倡亂者國珍耳吾民無罪也乃得免珍聞之怒遣人沉之于江

降辱傳

陳永

永者方氏偽職為員外即珍降和永亦充使

詠廣

廣官方氏偽署郎中珍欲詣和陽 遣伏奉書乞降廣與焉

郭春

春偽官行省經歷隨國瑛居台 亮祖兵至台瑛遣春偕其子文

信納款焉

沈煜

煜方氏偽官上虞縣尹偕李樞降湯和者

李樞

樞亦方氏偽官黃岩州知州湯和兵次餘姚樞納印綬降

邱楠

楠溫之永嘉人亦國珍謀臣珍之幕僚多由州縣胥吏進用貪

方氏

賄營私無深慮遠略惟楠尚應祥明兵將來致討弟姪參佐無不聳然國珍拒守楠獨勸其投誠後隨珍歸明明祖悉其實官楠為廣東韶州知府

劉仁本

仁本字德玄黃岩人（或云天台人）元進士歷官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方氏作亂遂為國珍謀主珍令仁本從明善領溫州亮祖兵克溫明善遁去仁本被獲死金陵方氏盛時招延士大夫與中吳爭勝文人遺老如林彬薩都剌輩咸往依焉至正庚子仁本治師會稽之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多士趙俶謝理朱右天台僧白雲以下四十二人脩禊賦詩仁本自為之叙。

僧恕中記仁本刻詩成取明州佛藏糊為書衣揭去經文裝潢其詩吳元年仁本被擒明祖數其罪鞭其背潰爛見肝臟乃死蓋毀經之報也

詹鼎

鼎方氏係屬為國珍草降表詞辨而恭明祖讀之曰孰謂方氏無人耶命官之

章子善

子善黃岩人國珍據三郡地子善說之曰元數將極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袂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泝江而上則南北中絶饋運之衆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

廣甌越可傳檄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珍曰君言誠是然智謀之士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莫適爲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君復言子善遂謝去蓋子善好縱橫術云

高蹈傳

周必達

必達天台隱士也國珍起兵時造天台問計必達曰天下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暴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我所知也珍不別而去周意珍必復來題詩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携妻子入

山谷中明日珍果来見詩悔不即救之及事不成始歎曰黄毛
野人何料事至此

丁鶴年 從兄吉雅謨附

鶴年以字行本西域人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巨商以資助元世祖軍餉且從征下西北諸國阿老丁年老不願仕賜田宅留京奉朝請而烏馬兒累官甘肅行中書左丞父職馬祿丁以世廕為武昌縣達魯花赤亦有惠政解官後留葬焉鶴年〻十八淮兵襲武昌奉母走鎮江母歿鹽酪不入口浙西兵未息避地越江上又從四明行臺省辟存交至皆不就方氏據浙東深忌色目人轉徙逃匿旅食海鄉為童子師或寄居僧舍賣藥

以自給嘗有句云行踪不逐鳥來從心事惟隨雁北飛其畏方氏而懷故國可知矣戴良作高士傳以申屠蟠擬之越十載告牒還武昌生母馮阻絕　死瘞東郊慟哭行求夢母以告嚙血沁骨歛而葬焉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晚年學浮屠法廬父墓終身永樂中卒鶴年從兄吉雅謨字元德至正進士任浙東僉都元帥其贈陳章甫云黄冠野服好粧束穩把長竿釣海鄉蓋亦官浙東而避方氏之亂者也

〔一二〕

雜傳志

行召鬼法

謝景陽吳人也居松江北郭時結壇于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

年官兵下海勦捕方慾傳聞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户也先等以景陽薦總兵官給傳致請省劄有云參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違天時宜為世用知府王克敏親造其廬促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全軍敗衂

弄巧小和尚

國珍有一女年十八忽患瘖疾既愈躬往延慶寺關王神前奉油謝之（即今之燈油願）寺僧某作偈用梵語誦于神前名曰回向偈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待與春深僧料女莫之喻而女甚聰明聞之恚歸以語父國珍愬捕僧將僇之其戮人用竹籠狀如豬豚籠之投急流中僧既至國珍

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曰江南竹巧匠作為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又想曰死即死再容一言珍頌之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鉤不工畫簾頭空自惹場愁珍笑而宥之曰饒你乖巧的小和尚國珍雖不讀書而亦通文義且有容人之量焉

元季伏莽志卷之八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盜臣傳

擴廓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潁州沈丘人本姓王氏名保保保擴廓者朝廷所賜名也察罕帖木兒之甥察罕自幼養以為子為總制官從察罕東征至正二十二年六月戊子田豐王士誠等刺殺察罕諸將惶惑不知所從察罕舊人白鎖住遽倡言曰總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今總制官王保保保曾為總兵養子朝廷賜名擴廓若立以為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衆亦皆拜人心始定先是二十一年四月察罕遣其子副

詹事擴廓帖木兒賫粮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故不
復疑既統察罕部曲復圖益怠都詔授擴廓帖木兒光祿大夫
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同知詹事院
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十一月乙巳擴廓復益都誅田豐王士
誠取其心以祭察罕朝廷聞之詔授擴廓太尉銀青榮祿大夫
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太子詹事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
十二月擴廓以前察罕駐兵汴梁時明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
罕亦以書來聘明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故今特遣尹煥
章送還使者因以馬自海道來獻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丙寅明

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書略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于羣雄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二月擴廓自益州領兵還河南三月詔遣中書平章政事愛不花分省冀寧擴廓遣兵據之六月戊申孛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擴廓遣部將貊高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出降八月戊午孛

羅言擴廓踵襲父惡有不臣之罪乞賜處置孛羅自察罕既沒後數以兵爭晉冀雖屢諭解之而仇隙日深是年擴廓駐太原、與孛羅構兵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皆奔大同孛羅匿之營中至正二十四年詔數孛羅罪解其兵權削其官爵孛羅不受詔八月孛羅舉兵犯闕擴廓部將白鎖住奉皇太子奔太原十二月明祖以書與擴廓曰昔觀英雄得志於天下也何其難哉立于始或沮于終成于前或墜于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綱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罔有攸濟者閣下之先人穎川王以一軍之卒用于衆敗之餘僅得加兵于齊魯功未及成而禍嬰不測使一時豪傑

莫不悼惜閣下孝切于衷勇發于義鼓率憤旅竟雪仇恥以成父志方其臨難不撓意氣慷慨激厲三軍雖李存勗之規畧莫是過潁川為不死矣迩閣北庭多事變生肘腋控制河朔挾令夷夏挐羅犯闕古今大惡此政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令之時也夫以閣下雄才取之有餘然常勝之家意多輕敵應變之術不可不審今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川新造之業邊近未固近郊多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鄰與不窺者誠潁川存日能盡撫養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遺絕也或李羅侵冦不已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强然春秋郵交之意常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又何彼此之分哉況予近平

備漢四境已安　正息兵養銳之時豈不往助閣下乎且英雄豪傑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茲專人備道斯忱惟閣下圖之至正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下令于擴廓軍中討孛羅七月孛羅伏誅擴廓扈從皇太子入朝九月詔拜擴廓為太尉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同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閏十月辛未詔封擴廓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元伯撤里累朝舊臣而擴廓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居朝士往往輕之謂其非根腳官人且居軍中久縱恣無檢束在京師兩月怏怏不樂左右勸擴廓請出治兵江淮于是詔之七月甲子明帝復以書與擴廓其略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

得書患騎即遣汪河同往為生者貿殁者弔使者去而不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昔與李羅構兵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英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于元也閣下外假元名内懷自造一旦輕我遂留前使予雖不較但以閣下内難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于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廼遣竹昌忻都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况有自中原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連閣内反含近圖欲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

予嘗博詢廣採 聞軍中將欲為變恐不利于閣下故再遣人叙我前意述我所聞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察焉時徐達出兵淮東明帝遣使諭之曰迩聞王保保兵入關中為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還至汴梁後東取樂安又為俞寶所敗追逃清河溺死者甚衆今保保驅其人民已北遁矣孔興脫烈伯 天保奴兵走三晉汴梁唐鄧之間餘兵據守此迤北相消息汝宜知之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擴廓還河南調度各處軍馬將出征陝西張良弼拒命三月擴廓遣兵西攻張良弼于慶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良弼合當擴廓既出無意治兵欲廬父墓側或曰總兵既受朝命不可中止擴廓

左右有孫壽趙恒者懷人也畏江南强盛欲姑緩其討以容其奸謂擴廓曰丞相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烈伯孔興張思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併力渡河彼若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關中四軍思道等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而後飲汝于我前無立地處而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

兩家相持一月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五月徐達克安豐關王保保欲侵徐州即分兵趨徐既而保保兵至大敗而去七月辛巳明帝再遣使以書與擴廓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時孛羅提精兵往雲南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主平居則講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曰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功合從連衡以卿鄰國以保社稷至于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懼後期相悞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信相待如此惟春秋

有鄭告絕于楚〻人孰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結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予亦不以此介意予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伯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當留意于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留心于此方且千里裹粮遠爭江淮之地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李羅雖死餘孽跳梁于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寶拒戰于樂安王信逃歸于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

歸者所說起不詳于使臣復命之辭閣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致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復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偽定中原閣下自度能秉紳縉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為國者不獨君能斷于上臣亦善謀下漢王在成皋待楚使以草具待亞夫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業豈得成矣倘能惕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守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緩為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戎則整

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高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之以張李及天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君子同謀之毋徒搦斷以遺後悔十月擴廓遣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完者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擴廓由懷慶屯彰德彰德蓄積糧草十万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异志曰擴廓之出為清肅江淮也不肅清江淮而結怨關中關中之戰雌雄未決而復移兵彰德豈欲窺我京師耶又怒其后及太子曰汝母子誤我天下

太子致被掩擊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及貊高完者駐兵濟寧鄒縣名為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先是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曰而自立擴廓與白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心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其弟及部將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不終解帝又下詔和解之至是戕殺詔使天保奴而跋扈之跡見矣至正二十七年正月李思齊張良弼脫烈伯自啣于含元殿基推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甲辰 明帝遣使與擴廓書曰蓋聞有匡天下之志

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後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賫書致禮踐涉而來使予踴躍與起乃知閣下能行令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生者慶初非無故也及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自釋者政以此時李羅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帝雖自為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自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

信其始而不信其終耶予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社稷為重生靈為念者故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女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〻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交兵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拒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擁兵于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俞寶之兵蓄變于肘腋王信之衆生釁于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名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

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四遣人喋喋奉書瀆聽者
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聞者禍
起山東兵連秦塞幽并洶撓鼎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
為閣下今日明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
取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
中原迨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有其人不知以衛晋之使
于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于衛晋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
當磊磊落落竭忠言于閣下執以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得命以
汪河錢穀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使其不然是
開我南方之兵端為他後日之戰患禍綢日嬰惡貫日積強敵

日增仇雠不解閤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懿滉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况其為臣者乎閤下其深思之二月擴廓遣右丞李二侵徐州指揮傅友德擊敗之生擒李二時徐達方攻圍蘇州明祖特命傅友德領馬軍三百與徐州陸參政出哨濟寧以擊中原四月明帝語侍臣曰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又為諸將所阻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間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衆潰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我信使擾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是月仍遣使遺河南擴廓陳州譯右丞貊高脫因帖木兒等紗羅苧布有差八月丙午元詔皇太子總天下兵馬擴廓

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
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横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
海内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迅掃汴洛
克平青齊為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紹先志用
成駿功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計安宗社累請視師朕以國本
至重非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使代其
行豈意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
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倘失早計恐生異圖拘諸衆謀僉
謂有太子聦明仁孝文武並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
使悉總天下兵馬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

我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各軍進取襄樊山東行省平章王信以本軍固守沂州詔書到日汝等宜悉洗心滌慮同濟時艱毋替朕命時詔書雖下而太子不果行擴廓亦不奉命于是其部將貊高關保皆叛殺衛輝彰德守官上言擴廓不遵君命無人臣禮臣等不能俯首聽命詔削擴廓官罷其兵柄就命貊高討之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軍頗不支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煥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罷兵孫翥進密計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煥

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素必助我素果私布意于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為丞相後患于是攻張李益急七月孫翥趙恒復進計曰關中四軍李思齊最強思齊破則三軍自下矣今關中諸將彼此相持不決所畏者惟貊高耳宜急抽貊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擣鳳翔覆思齊巢穴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擴廓即日從其計貊高部將多孛羅之黨行至衛輝夜聚議曰朝廷用我敵南軍今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舡張知院沙劉參政拔劍誓衆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挾貊高作総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貊高

即使守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北奪彰德偽為使人以入紿擴廓守將范國瑛沙劉西奪懷慶守城黃瑞覺之閉城不得入朝廷方議奪擴廓兵柄見貊高奏至大喜陞貊高知院兼平章事總河北軍且招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貊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盡劫掠山東以西民畜西聚衛輝擴廓盡率河雒民兵北渡懷慶貊高懼擴廓兄弟夾攻亦盡劫掠衛輝民畜北入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國鳳等進諫于太子于是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天下兵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貊高首倡大義所部將士皆賜號忠義功臣至正

五十八年正月辛巳朔詔諭擴廓曰比者也速入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于憸言不體朕心隳其先業今卿能自悔固朕所望其思昔日妄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兵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為王城卿無以貊高為名統軍後恭其晉寧諸軍已命關保摠制策應甚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三月擴廓定擬所屬官二千六百十員詔從其請甲辰朝命也速會貊高攻擴廓于真定不克九月戊戌明帝又以書遺擴廓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審閣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還方

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尚未長成閤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
聽命于朝今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
天下可也不然名為臣子而朝廷之權專于軍門縱此心自以
為忠安能免于人議若猶豫未決恐変生部屬事有難言閤下
果忠于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予近
于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蘇張氏江南已定東連大海西抵巴蜀
南及嶺廣止有閩中一區已遣偏師征討旦夕必下即日諸軍
屯駐在内居閒養銳閤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
援薄有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意十月壬子元詔擴廓落太傅
中書左丞相并諸兼領職事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與弟

脫困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凡所總諸軍命諸
將分領之擴廓受詔後即退軍屯澤州十二月明帝諭山東所
俘楊左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
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于當世流芳于無窮王保
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
遂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
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于元凡閫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
于選法錢粮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
成敗利鈍一聽于天以此存心足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
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憸邪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稟于

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粮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是月明兵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先驅人民引軍遁去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正月元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元即以國公封關保並以晉冀歸之擴廓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二月壬寅朔元削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討之丙辰擴廓自澤州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貊高合是月明兵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

出師非本心乃解兵西歸三月己亥明將徐達兵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汴梁守將李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四月戊申明兵至河南塔兒灣詹同與脫因戰敗于雒水之北取散卒走陜州李克彝走陜西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以梁王金印出降河南平（阿魯溫察罕之父）時諸郡邑皆歸附擴廓退據太原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關保與貊高合勢攻其東李思齊張思道脫里白孔與合軍攻其西是月馮宗異至陜州脫因遁去進攻潼關思齊遂棄輜重走鳳翔思道走鄜城擴廓遣尚書蔣也先參政溫某自太原以馬三匹白金二錠詣大營犒饋禮徐達受馬反金遣舍人王銘送也先赴京仍遣溫參政還報擴廓庚寅明

帝幸汴梁遣老 保招諭王保保保保鴆殺之六月明帝祭故忠襄王李察罕曰 草之勁者非疾風不顯人之忠者非亂世難名將軍當中原擾攘元政不綱大臣竊命守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鼎沸國勢日危人將以為元無人矣何將軍之忠義倡農夫為三軍拔智勇以上閫須爵以官之明其分數義旗舉而兵興齊魯強兵僅能固守爾能陳兵于野請命于朝進退有方君命是聽當是時忠心昭如五曜號令嚴于冰霜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以其忠之所致夫何兵既勝志少盈納逋逃釋有罪忠義漸虧鬼神陰鑒鬼伺而禍脣不測殞于敵手然忠未終而奸未顯壽不期年果屬何耶莫不竭忠以身先而致是歟抑人臣之有

將而若是歟噫予敍其事而躋之猶生之對也靈酣而往予紀
而歸誅心之言爾其聽乎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閏月己亥
朔擴廓擒貊高關保詔貊高關保謀搆兵依軍法處治關與
貊皆被殺當其未擒時貊高過太原城為陣輕脫從數騎巡城
擴廓部將毛翼望見易旗幟駐兵于西角貊高誤入其陣擒之
關保營在貊高西未及布陣縛貊高示之皆潰關保亦被擒而
部將士皆降于擴廓丁巳詔罷大撫軍院復命擴廓依前河南
王太傅中書左丞相以兵從河北南討甲子擴廓自平陽退守
太原八月庚午明兵入京元帝出奔沙漠關貊既被殺朝廷歸
罪太子殺伯元臣李國鳳盡復擴廓官爵閏七月差哈完太子

來督擴廓出援燕京擴廓得詔乃提兵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迂遠千里毋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荊關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恒囊元輝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既而燕京失守帝北去先是詔擴廓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雒未幾也速兵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自晉寧退守冀寧不敢復南向而事已不可為矣壬申徐達遣故元尚書九住還太原告諭擴廓癸未明帝命徐達常遇春湯和馮宗異等率兵取山西九月壬

申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関癸酉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張伯顏等遁去擴廓部将韓札兒毛義以馬歩兵來攻楊璟張斌等往援之大戰于韓店明師失利是月放都事汪河返河被擄廓拘于陝州者六年至是始還即擢為吏部侍郎元帝北奔時命擴廓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門関将由保安州經居庸関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将曰王保〻來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総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扼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将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鋭遇春謀

于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十二月丁卯兩軍對壘列營二十餘里相持凡三日達選善劫營軍士夜劫之會其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擴廓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擾亂擴廓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及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將士降其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走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遂奔甘肅洪武二年四月張思道之弟張良臣以慶陽降于明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俱為擴廓所執慶陽復叛擴廓之謀者四人俱為

明將執之七月擴廓命韓札兒為之援札兒攻破原州又陷涇州明將馮宗異自驛馬關引兵擊之札兒遁去是月李文忠擒脫列伯于大同孔興走綏德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泊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元主無意南向矣明帝復遣使諭之曰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功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覽群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備未撤蓋以汝守孤城保其餘衆遠據沙漠朕甚念之是用特與湔滌示茲至懷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部下將帥及各部流移軍士多我中土之民果能革心從順文武智謀當一一用之

有願還鄉者聽其賀宗哲孫翁趙恒等朕悉涵容皆所不計投
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十二月擴廓探知大軍
南遂以兵襲蘭州指揮張温拒守擴廓知不利乃引去洪武三
年正月初三日夜半有馬御山民王黑子叩臨洮城門報曰元
小總軍兵馬已圍蘭州指揮于光被擒哨兵將至矣指揮韋正
登城設備達旦哨果至聞有備而回元兵攻蘭州百計不能克
兵衆食乏互相殺食主將不能禁徐達湯和鄧愈督兵四十万
援之是月明帝以擴廓為西北邊患命徐達李文忠往征沙漠
諭之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緩急之宜吾
欲分兵為二道大將軍自潼関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左

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我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諸將受命而行時王保保駐兵安定縣之西峪入侵蘭州無所得而去乃縱遊兵四出邊民被擄三月戊午徐達兵至定西乾溝諭將士曰我在此安營元兵必棄圍赴戰及彼至我已息兵二日戰必勝矣居二日小總兵果留圍城之兵率部下赴敵達堅守不與戰而令陝西運粮相繼于是元兵食盡之時擴廓退屯道峴達進兵沈兒峪遣鄧愈直抵其壘立柵以逼之四月初五日達令各衛士卒輪晝夜驚擾元兵元兵飢甚而不得息初七日夜不令軍士擾之俟元兵熟睡遣將士造其中軍劫之元兵大

潰小捻兵遁去 部下將帥悉擒至與元斬之時徐達軍與擴廓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擴廓發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壘驚擾達親率兵擊之乃退明日力戰大敗之于川北亂塚間擒剡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一千八百六十五人擴廓僅與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至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愛猷識里達臘復任以事五月癸卯明兵襲應昌府元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寶玉皆被獲愛猷識里達臘從十數騎遁洪武四年九月冊王保保之女弟為秦王妃時妃有外王父喪（即保保祖阿魯溫也）帝命廷臣 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人亦可

成婚况王妃無服帝遂令中使及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發冊
禮冊曰朕君天下封諸子為王必選名家賢女為之妃今朕第
二子秦王樉年已長成選爾王氏昔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
王之妹授以金冊為王之妃爾其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哉
洪武五年正月明帝御武樓與諸將論邊事達曰王保保出沒
邊境適居和林宜勦絶之得兵十万足矣帝曰兵須十五万分
三道以進大將軍由中路出雁門颺言趨河林而實遲重致其
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掩其不備
征西將軍由西路馮勝出金蘭取甘肅以疑其勢卿等宜益思戒
慎不可輕敵二月藍玉兵至土剌河與擴廓遇擊敗之擴廓遁

五月徐達兵至嶺北與元兵戰失利還守塞帝嘗謂三事未了其一則未擒王保〻也今三路出討大敗于沙漠深悔焉洪武六年六月擴廓遣兵寇雁門、穫南北二山守關指揮吳均拒卻之十一月帝遣使諭徐達曰近聞王保〻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部將晋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嚴備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十二月達等自朔州還至代縣聞擴廓兵至大同北即率師往擊之至猫兒庄遇大雪退營雁塔堡遣裨將掩捕懷柔胡騎至三角村禽武平章康同僉獲馬八十餘疋而還洪武八年八月擴廓從元主徙金山以疾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妻毛氏亦自經

死。擴廓强擴善用兵以遁逃垂盡之勢猶能轉戰千里屢挫不衰太祖激勵諸將嘗曰王保〻〻天下之奇男子也豈非深義之耶

論曰明帝稱保〻爲奇男子以余觀之洵奇男子也然而非死之純臣也彼其專制閫外結怨閑中坐擁强兵負固拒朝命純臣果如是耶推其心始則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有竊據中原既而南風不競進退維谷偃强沙漠間亦勢会有以日迫之目以盜臣誅心之論也特其負氣慷慨明帝亦欲致之而卒不屈則非諸盜臣可同日語耳

逆黨傳

白鎖住

白鎖住察罕之舊人也察罕死擁立擴廓皆白之力其後孛羅

犯闕白奉太子奔太原

尹煥章

煥章擴廓部將擴廓初為總兵官命煥章以書通好于明送明使者自海道還並以馬來獻

貊高　關保

二人擴廓部將孛羅遣竹貞據陝西省治擴廓命貊高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出降至正二十六年十月貊高以擴廓命與脫因帖木兒駐兵濟南控制山東二十七年二月明帝以紗羅葛布遺之八月擴廓不受朝命貊高等叛命其守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其部下謝雪兒北奪彰德殺擴廓守將范國瑛報至

朝廷即陞為知院兼平章事總河北軍以討擴廓二十八年貊高兵與關保合時擴廓退守平陽朝廷已仍復其官爵統制各路軍馬明兵進取山西擴廓令貊高關保等攻其東七月貊關同擒兵襲進攻平陽俱被擴廓所擒朝命依軍法從事遂殺之

老保

老保姓李氏一名保保陽武縣中智堡人從察罕起義沈丘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後平方脫脫之亂以功改除樞密院知院守石州復隨察罕攻山東察罕死與王保保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丁未十一月城破被執明帝即遣還招諭王保

保保〻怒而鴆殺之

蔣也先 温其

也先擴廓尚書温其亡其字擴廓參政官也以擴廓命將馬三匹白金二錠詔徐達修饋禮達受馬反金也先赴京參政仍遣還

李景昌

景昌名克彝汴梁守將元以國公爵誘之即以汴梁歸朝廷既而仍居擴廓部下擴廓兵敗走和林景昌遂為明兵所擒

賀宗哲

宗哲官平章擴廓心腹部將大軍破擴廓于澤潞宗哲來援不及明帝指諭詔書特赦宗哲後未有下落

孫翥　趙恒　龔元暉

翥為擴廓計賄來煥以求助其勃擴廓急抽貊高一軍疾趨河中背孫趙計也後擴廓欲勤王趙與元暉沮之而止

脫因帖木兒 附擴廓後

脫因擴廓弟也擴廓既總兵柄朝議促其恢復擴廓遣脫因駐兵濟南明祖遺紗羅葛布脫因與馬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擴廓仍復懲隋以汝州為食邑與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明師至濟南與平章忽林台先驅人民引軍遁去明師又至河南塔兒灣脫因戰敗于雄水之北取散卒走陝西擴廓既死藍玉兵猝至捕魚兒海脫因將遁失馬竄伏深草間被

擒七月與樞密院知院托台謀叛托台發其事命玉速問僇于薊州

完者仲宜

仲宜擴廓部將與脫因當以兵從擴廓

李二

李二擴廓部下驍將官左丞擴廓命侵徐州明將傅友德擊敗之被擒

豁鼻馬

豁鼻馬擴廓守將擴廓為明兵所敗逃大同豁鼻馬以所部降于明

李幹

幹字貞臣睢州人仕元為許州同知後以其部侍郎佐擴廓統兵坐營值事急出巡為明兵所俘安置鎮江已而選入司農司議禮議律議官制皆與焉後建六部為吏部郎中兼秦府參軍後斥居寧夏旋召入為翰林院侍詔以老致仕來蘇依故人盛逮年八十六卒逮為買地黃山葬之

曩加孫

曩加孫監生也積分中試累官至秘丞在朝欝〻曩加孫為分省右丞一日奉擴廓命入京議事　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　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顧問曰此何人或曰此

往時國子生曩加孫也人皆嘆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龐炊也

龐炊謂麺食皆自以此訕國子生者

普賢奴

賢奴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曰奉命至擴廓軍中擴廓留之爲户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飢遣户部侍郎来求粮于擴廓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来求粮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来前後命揔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吏粮料如鞏卜班也先帖木児太不花答失八都魯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不索朝廷粮料而朝廷反求粮于我耶張志道叅政在側歎曰三十二年無一頓飽飯

遂啟擴廓以山東粮五千運入京師

戴良 列高隱傳

良字叔能浦江人少時師法皆元季名儒至正辛丑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職方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挈家泛海渡黑水洋欲登萊求間行歸擴廓軍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始南還洪武時被徵忤旨自裁于寓舍世居金華九靈山下故以九靈山人自號有詩集行世

蔡子英 列表忠傳

子英永寧人至正中進士察罕開府河南辟子英參軍事累薦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子英

單騎走閩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閩中久之復為有司所迹械送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待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劍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亾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既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亡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

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値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遇崇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祿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爲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塞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廉恥也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

多授臣以官何為於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綱大法昭示子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廁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以恩臣固不敢責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内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殉時故王蠋不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耻焉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

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耶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于和林

論曰擴廓幕僚其可紀者一蔡子英耳次則猶推李轄若孫翥及元暉真捍闘士矣戴良未佐擴廓而繫之於此以其欲達擴廓軍也欲達擴廓軍心乎元也心乎元君子安得不進之